

## § 未雨綢繆



奧麗芙往回家的路上，她走得很慢~很慢。

夕陽的餘暉灑落在雅典城的屋頂上。

這座曾經統御愛琴海的城邦，如今卻瀰漫著一股沉重的氣息。

港口的商人們低聲議論著前線的消息，市集裡的人群不再像往日那般喧鬧。

每個人都知道，戰爭已經走到了盡頭。

只是沒有人願意率先說出那兩個字。

戰敗。

比雷埃夫斯港吹來帶著鹹味的晚風，穿過街道與屋舍，最後來到莫妮卡宅邸的庭院。

廳堂裡點著數盞油燈，桌上攤開著地圖。

塔蘭多、雅典、斯巴達、敘拉古、埃及、波斯、塞浦路斯。

一條條墨線在羊皮紙上延伸，彷彿將整個地中海連結在一起。

莫妮卡坐在桌旁。

歲月沒有削弱她的氣度，反而讓她眼神更加沉穩。

梅麗莎站在窗邊，望著逐漸昏暗的天空。

除此之外，廳內還坐著幾名值得信任的人。

其中一人是小伯利克里，他繼承了父親俊朗的容貌，也繼承了那份對雅典難以割捨的情感。

只是如今的雅典，早已不是伯利克里時代的雅典。

沉默持續了片刻，終於，小伯利克里率先開口。

「糧食最多還能支撐多久？」

莫妮卡回答：

「若斯巴達繼續封鎖海路，不會太久。」

小伯利克里握緊拳頭。

「難道真的沒有辦法了嗎？」

梅麗莎緩緩轉身，平靜地說：

「有些事情已經無法改變。我們現在討論的，不是如何贏得戰爭，而是如何讓雅典在戰後活下去。」

屋內再次陷入沉默，這句話雖然殘酷，卻是現實。

梅麗莎走到地圖旁，她的手指落在雅典的位置。

「假設投降。」沒有人反駁。

「城牆會被拆除，艦隊會被解除，許多支持民主派的人，也許會被清算。」

小伯利克里的眉頭皺了起來。

「妳認為斯巴達會做到這種程度？」

梅麗莎沒有立刻回答，她只是望著地圖。

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勝利者從來不會替失敗者著想。」

莫妮卡微微點頭，她很同意這個判斷。

雅典曾經對米洛斯如此，如今輪到雅典面對命運的審判。

就在這時，門外傳來輕微的腳步聲，廳門被輕輕推開，奧麗芙走了進來。

她剛從外面回來，肩上還披著斗篷，看見屋內眾人，她微微一怔。

「我是不是打擾各位了？」

莫妮卡露出笑容。

「沒有，進來吧。」

奧麗芙走到母親身旁，她注意到桌上的地圖，以及眾人凝重的神情，很快便猜到正在討論什麼。

小伯利克里看了她一眼。

他認識奧麗芙，但是除了知道她是希皮學院與魔法學院的學生之外，他並不了解更多。

梅麗莎重新開始說明。

「如果雅典真的投降，我們必須保留力量。」

她指向埃及，又指南義大利。

「阿米爾泰奧斯正在反抗波斯，塔蘭多也需要傭兵與顧問。

即使雅典失去軍隊，我們也不能失去能夠保衛自己的劍。」

小伯利克里逐漸明白她的意思。

「妳是說，把部分人送出雅典？」

「沒錯。」梅麗莎回答。

「金錢、船隻、人脈，至少要保住一部分。」

眾人陷入思索。

就在此時，奧麗芙忽然開口：

「我覺得還不夠。」

奧麗芙走近桌旁，望著地圖。

「如果我們只是保存軍隊，那麼將來最多只能發動另一場戰爭。」

她的手指輕輕落在雅典。

「但如果雅典失去了靈魂呢？」

小伯利克里微微一怔。

奧麗芙繼續說：

「城牆可以拆除，船艦可以燒毀，但真正的雅典，不是石頭，也不是木材。」

她抬起頭，眼神明亮而堅定。

「而是相信自由、願意思考的人。」

廳內一片寂靜，沒有人立刻說話。就連梅麗莎也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
奧麗芙輕聲說：

「如果真的有黑暗的日子到來，那麼我們更應該保護教師、學者、工匠與孩子。只要這些人還在，雅典就還活著。」

小伯利克里靜靜望著她。

那一瞬間，他忽然想起許多年前父親曾在公民大會上說過的話。

雅典的力量來自人民，而不是城牆。

眼前這位年輕女子所說的，竟與那份精神如此相似。

他第一次真正開始注意奧麗芙，不只是因為她的容貌，更因為她的智慧。

那是一種在戰敗陰影下依然不願熄滅的光芒。

梅麗莎緩緩點頭。「妳說得對。」

她望向眾人。

「我們要保存的，不只是軍隊，更是雅典的未來。」

莫妮卡的臉上浮現欣慰的笑容。

女兒已經不再是那個跟在自己身後的小女孩了。

她開始擁有屬於自己的見解，屬於自己的道路。

窗外，夜色逐漸降臨。

遠方的衛城仍靜靜矗立在暮色之中，沒有人知道數月後會發生什麼，也不知道這座城邦將經歷怎樣的命運。

然而此刻，在這間燈火微明的廳堂裡。

一群人已經開始為未來播下種子，也許那些種子會被風暴摧毀，也許它們終將在廢墟中發芽。

但至少，希望尚未死去。

在會議結束後，梅麗莎把小伯利克里叫到一邊。

「根據情報，斯巴達對亞西比德發出追殺令，他目前投靠波斯總督法那巴佐斯（Pharnabazus），人在弗里吉亞（Phrygia）。

我已在各地募兵，雖然我不齒亞西比德的為人，但是你與他朋友一場，在帶傭兵團到塞浦路斯之前跟他碰個面吧！」

小伯利克里聞言，不言不語，只是嘆了一口氣。

之後，梅麗莎與小伯利克里等人陸續離去，宅邸重新安靜下來。

夜色已深。

莫妮卡收拾著桌上的地圖與羊皮卷。

奧麗芙則站在窗邊，望著遠方暮色中的衛城。

過了片刻，莫妮卡忽然發現椅背上掛著一件陌生的斗篷。

她拿起來看了看。

布料雖然普通，卻很結實，並不是奧麗芙平常穿的樣式。

莫妮卡拿起那件斗篷。

「這不是妳的吧？」

奧麗芙回頭看了一眼，神情微微一滯，雖然只是一瞬間，卻沒能逃過母親的眼睛。

「不是。」

莫妮卡忽然笑了：「是誰的？」

奧麗芙耳根微微發熱。

「母親……是赫利歐羅斯的。」

房間忽然安靜下來，莫妮卡沒有立刻說話，只是低頭撫摸著斗篷的邊緣，彷彿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。

莫妮卡將斗篷展開。

布料有些舊了，邊角甚至磨損了幾處，顯然陪伴主人許多年。

「妳一直帶著它？」

奧麗芙沉默片刻。

「回來的路上有點冷。」

莫妮卡笑了笑。

「雅典最近可不冷。」

奧麗芙臉上浮起一絲窘迫。卻不知道該如何解釋。

房間安靜了一會兒。莫妮卡忽然問：

「妳很在意他？」

奧麗芙怔了一下，沒有立刻回答。

過了許久才低聲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莫妮卡沒有追問，只是把斗篷遞回女兒手中，望著女兒，嘴角露出淡淡笑意。

有些事情不需要別人告訴，總有一天，自己會明白。

奧麗芙低頭看著手中的斗篷，望向窗外，衛城的輪廓隱沒在夜色裡。

後記：

關於亞西比德

406BC 諾提翁海戰（Notium）失利後，被雅典解除將軍職務。

隨後退居自己在色雷斯（Thrace）的領地，在赫勒斯滂附近活動。

405 BC 羊河之戰（Aegospotami）前，他曾警告雅典艦隊注意斯巴達統帥 Lysander 的威脅，但未被採納。

羊河之戰後，雅典大勢已去，他擔心遭斯巴達追殺，於是離開色雷斯，逃往小亞細亞西北部的弗里吉亞（Phrygia），投靠波斯總督法那巴佐斯（Pharnabazus）。

404 BC，就在雅典投降前後不久，亞西比德於弗里吉亞遭到暗殺。古代文獻普遍認為幕後主使與斯巴達方面有關，而法那巴佐斯執行了這項命令。

404BC 春天 此時，就小說而言

亞西比德正隱居於弗里吉亞(Phrygia)的波斯總督領地中，仍不死心地盤算東山再起，甚至試圖說服波斯介入希臘局勢；然而斯巴達已將他視為必須除掉的危險人物，暗殺者正在前往他的住所途中。